

有一阵子没去山上看花了，我冷落了它们，它们也冷落了我。没有花在眼前，时时照拂，眼睛会失去光彩，日子也会黯淡和干巴许多。

世间的万事万物就是有这样奇妙的对应关系。

前几日收到晋人玄武寄来的《种花去》。毛边书，封面净白的底上一只小鸟立于枝头。书本身是件艺术品，于我这个外貌协会成员而言，算是得了额外的福利。

懂花的他说，“花为何绽放？是为取悦人或者炫耀？都不是。它们疯狂地、前赴后继地、不管不顾地、不可遏止地怒放，只是强大生命力和自然力的体现。”为了这份强大生命力和自然力的体现，他“昨天剪枝干到半夜，手上胳膊上扎了几百小洞。今天不能干了，要等那些小蜜蜂长住以后才能继续挨扎。”

花当然为悦己者开。他种的花都闪闪发光，“一树雪白，目光灼灼，它的沉默有点像无声又齐声的呐喊：它多么谦逊，又何等骄傲，白的花串在苍绿的枝上密密麻麻排了开去，像行文过密过大，让人读得喘不上气来的文章。”

他对花的好，花知道。花对他的好，我们也感受得到。

文字也是一样。前阵子，北大校长念错字被各种刷屏，长年和文字打交道的我们或许更有惺惺之感。作为编辑，最不希望的就是检出见报稿，每每都会难受好几天。什么理由都是多余的，只是不够认真对待。

文字也是有生命和灵性的，你对它的好与不好，它也知道。

小到你叫错它的名字，尴尬总是难免；弄错它的样子，歧义是肯定的。长此以往，我们手中那个叫作“传统文化”的厚土便会一层一层地流失。

大到作文，只喜欢现成的语言，文字一开始就会给你一个虚

假的微笑，即使到了成年也依然会文笔幼稚空洞。和成语相比，简单的字因为细小而更易于变化和把握，更易于被控制着去触及生活和精神的细部。只有看到和接近了文字真实、质朴的这一面，文字对于我们的爱，才会超出了我们对它的爱。

花香能让人静下来，好的文字进入大脑深处，也会获得一种无可取代的满足感。那种愉悦，有点像睡饱了之后的感觉。

文字和花一样，也需要空间来维持呼吸，而且需要以深呼吸来保证出击的速度和力量。任何一个写作者，在表达自己思想的时候，过多的说教只能削弱吸引力。节制欲望，才能控制欲望。

虽说，“视频时代”，文字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，抓不住人的注意力。太多人只想要大脑皮层的肤浅快感，深度的灵魂愉悦已被打入冷宫。

但就像爱花者从来不乏同好。玄武说，“看一株植物发芽、展叶、显蕾，蓓蕾慢慢长大，在一个清晨或者黄昏突然间鲜花怒放，那是一件无比美妙的事。”

爱文字者也必有同行。因为一些文字的记录，看清一些趋势，甚至改变自己，只忠实于事物的本身，和内心的感受。因为一些文字的分析，终于理清生活的脉络，结识一群人，遇见更完整的自己。

“养一点花，热爱它吧，并享受它带给你的喜悦。”或只以最简单的形式去使用文字，就像在一个你真正热爱和敬畏的人面前不敢说很多话一样。

已经有人走在前面了，后来者，请跟上。

编辑手记

小说世情

老校长

□ 李富胜

1972年2月，我考入葛家高中，成了一名高中生。

入学不久，学校召开全体师生大会，同学们第一次认识了高行云校长。没有桌子，也没有话筒，面对台下的几百人，高校长侃侃而谈。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十分威严，第二是很男人，一举一动，干脆利落。高校长讲了近一个小时，没有讲稿。他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：“学生就要像毛主席讲的，要以学为主，兼学别样，要又红又专，做革命的红色接班人。读书无用处，读书做官论是错误的，不读书是不行的，不读书就没有知识，没有知识就成了瞎子聋子，甚至成了个影子……你们要好好学，读好课本，还要兼学别样，参加其他的社会活动……”

葛家高中在当时很名气，五七农场、五七工厂办得好，文艺宣传搞得好。十里八乡都知道，葛家中学有一支能演样板戏《红灯记》的文艺队。后来参加县里文艺汇演，还拿了奖状，名声就更响了。

为办厂，高校长骑着自行车，四十多里地一天打来回跑县里，跑技术购材料，四处忙活。很快，我们的半导体小组，研制“风光”牌收音机；机械组，研制小型电焊机；雨衣组，专门生产轻薄塑料雨衣。我们学校工厂办得红红火火，尤其是塑料雨衣，价格便宜，携带方便，非常受欢迎，一时成为紧俏产品。电焊机组为县里大型工业生产配件，老师傅们都称赞，说一个校办工厂能干出这样的品质来，真是不容易。学校还在离校园十几里的董家庄村，办起了农场和养猪场。几十亩地种有小麦、玉米、地瓜、花生等庄稼，还种有白菜、萝卜、韭菜、大蒜等蔬菜。春耕夏锄秋收冬藏，全校师生们一块干。

有一次我们到农场劳动，到地里时高行云校长已经干上了，他脖子上挂着一条白毛巾，挽着裤腿子，光着大脚丫子，微含着腰，前腿弓，后腿蹬，呼哧呼哧在锄地，汗水顺脸颊向下流，白色老头衫的后背，已经湿露露出汗渍水花来了。这一幕，让我想起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”两句诗来。中午，老校长和我们一起，坐在田埂上，喝着萝卜汤，吃着玉米窝头就咸菜。而农场的收获，却丰富了师生们的饭菜，主食多了点细的，菜汤里多了点油水和白肉臊子片。

高校长对学生的爱，是春风和畅，让人感到温暖，但他严厉起来，也可以是暴风骤雨，让你不寒而栗。尽管已是高中生了，但我们

还是一帮贪玩的孩子，心野得很。我和一位同学，偷偷地做了弹弓打麻雀。

有一个星期天，我们在教室前的果园里射弹弓打麻雀，一不小心把教室窗上的玻璃打碎了，我俩拔腿就跑。“躲得了初一，躲不过十五”，星期一上学，就被老师叫到了校长办公室。高校长背着双手，在办公室来回踱步，不时地斜眼瞅着我们，那犀利的目光，让我们发抖，头上都冒出了汗。他停住脚步大声吼起来：“学校的规章制度，当耳旁风了，甩脑袋后边啦？！学校是学习的地方，不是玩的场所。你们知道一块玻璃多少钱？五毛啊！我们校办工厂，得做五件雨衣才能挣五毛钱！”过了一会，他声音低下来，说：“你们回去要认真地写好检查，要深刻认识你们的错误，保证今后不能再犯错误，赔钱的事等学校研究一下再说。”回去后，我俩心里像揣着个小鬼乱蹦乱跳，五毛钱咋办呀，我们每顿吃的大菜五分钱一份，这是一顿的菜金哪。回家向父母要，肯定得挨板子啊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窗上的玻璃，让学校维修组安上了，事情也就过去了。后来我才听说，那五毛钱由高校长垫上了。那块破碎的玻璃，那珍贵的五毛钱，让我记住了一个师者的风范！

最后一次偶遇高行云校长，是在文登城里，大概是1984年的秋天。时值深秋，已有了丝丝凉意。我迎着微微的秋风，骑着自行车到电大上课，迎面过来一人，吃力地蹬着自行车，一歪一斜地，动作幅度很大，显得十分艰难。到了眼前猛地一看，“老校长！”我赶紧刹住车。老校长的脸上荡漾着惊喜和亲切，他一手扶着车，另一只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，说：“老校长，这称呼好啊。”他欣慰地看着我说：“听说你还在念电大，好好学习，长知识，学好电，将来更有前途。”简短的十几分钟，师生之情，瞬间赶走秋天的寒意，我的心里热乎乎的。他说：“我这个当校长的名不符实，在那个年代，也没能让你们学到多少知识，愧对你们了！”

没想到那次短暂的相见，是我与老校长最后的诀别！那次偶遇时，他已做过一次手术，交谈时他一点都没有透露，我知道，他是不想让学生为他的病情担心。

1985年1月，老校长离开人世，

人在旅途

在麦田，演奏乐曲的风总是行色匆匆。麦粒微微作响，脱落的花儿在空中打着旋儿，风还是很急的样子。

麦粒张开尖尖的小嘴，悄悄地在麦壳里积蓄乳白色的汁液，宽大的叶片上还挂着一颗亮晶晶的大水珠。麦子正在灌浆，天气也逐渐炎热起来，每到傍晚太阳把光线斜射到麦子上，于是每一块麦地都像“羊绒被子”，在夕阳的光照下，每一块“羊绒被子”都非常松软，非常诱人。

风在长满麦子的地里卷起波浪，一直拍打到远处的柳树上。树摇动着柔软的枝条竭力抵抗，但丝毫阻挡不了风脚步。沟壑两侧也只有风，一束束草在地面上依着惯性画圈子。我在沟壑边沿着，倾听着地面上的风声，好像是浪花在拍打海岸的声响。野兔、野山鸡、野鸽子，或是斑鸠，都不在此处，全都在躲避风浪。

暮色逐渐降临，走在辽阔无边的原野，随便找一块干净且带着阳光余温的岩石坐下，侧耳倾听麻雀的叽喳声，真是难得的享受。那曲调来自远处的矮草丛，成

古现山会，乡愁的印记

□ 王永寿

三月初三，老家古现山会。作为甲骨文之父王懿荣的族人，俺古现东村把文化健身广场命名为王懿荣广场，以纪念这位率兵抵抗八国联军，城破后从容写下“吾义不苟生”投奔殉国的先贤。一改平日白天的宁静，山会时节，王懿荣广场汇聚着笑声、歌声、锣鼓声，激情澎湃；更有彩扇花伞，金狮玉龙，姹紫嫣红，满园春色。

凤凰山在俺村南，“会”就在俺家门口儿。小时候，元宵一过，赶山的字眼儿就挂在了大人小孩儿的嘴上。大人们盘算的是，需不需要买点粮，好置办酒菜待客；白面都过了年，是借点面，还是买点小麦粉一下？可是杂费要钱，鸡刚开张，没攒下几个蛋……这些事，大人们是早早就要打算料理的。小孩儿则没这些琐事愁事。小孩儿惦记的都是大事乐事——看秧歌、吃早饭，最快乐的是能得到几个钱，而且这几个钱完全由自己支配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

上了小学，俺老家儿就给我钱赶山，起初是一毛钱，忘了从哪年开始给两毛。给一毛的时候，我买两酒盅香波螺，咬碎后吮儿，跟头儿上吸，吱吱溜溜的，满嘴鲜。从给两毛开始，我都是先哈一毛一碗的凉粉儿。凉粉儿分两样儿，一样儿是地瓜淀粉做的地瓜粉儿，一样儿是海菜做的海粉儿，我稀罕海粉儿，像浅黄色的玉，再被翠绿的香菜一点缀，越发晶莹剔透，嚼到嘴里，清爽溜滑，又鲜又香。坐着小马扎儿，慢慢地嚼，细细地嚼，阳光晒着，身上和心里一起暖起来。哈完凉粉儿，再买一毛钱的香波螺，边吃边溜达，东西西逛，悠悠游戏，那份满足感，让我十分惬意。

赶完山，要失落一些天，感觉没了方向，有些彷徨。再过一些天，又有了盼头儿，金风送爽，就到了八月十五。尽管要帮收帮种，全家人经常忙到月上东山，但能分到半个月饼，我一样很快乐。中秋过了，就开始盼过年，年初二吃了送神的“箍儿”也就是水饺，就又开始盼赶山了。就这样盼来了去，去了再盼，不知不觉间我长大了，1981年高中毕业，第二年早考上公社当了临时工，1984年秋天，我调进福山城，后来结婚

辣笔小新

我觉得在历史长河中，应该记住这样一些母亲。她们做的事非常普通，但特别值得我们今天去思考。

比方东晋时期，有一位母亲。她的儿子曾是县里的一名小吏，基层公务员，家里很穷，有次，有一个领导到这个县出差，顺便到他家里去了，得请人吃饭啊，当时下了很多天大雪，菜价肉价都很贵，他们家挺穷。怎么办呢？这个母亲就把头发剪了，卖钱，请领导吃了顿饭。这个领导很高兴，后来，就力荐他儿子做了一个官。他儿子算是走上仕途了，后来成了东晋时期的一代名将，叫陶侃。

陶侃的这位母亲不就是帮儿子请客送礼吗？这有什么？

其实，这个故事还有个前提，他们家为什么这么穷，连顿饭都请不起。当时的基层公务员也是有点油水的，尤其是陶侃当年的工作，叫鱼梁吏，分管渔业。再加上，他们当时这个县叫浔阳，就是现在的九江，渔业是很发达的。《水浒传》中，宋江发配到江州，在浔阳楼吃饭，李逵去码头上抢鱼，还跟浪里白条张顺打了一架，就是这个地方。

我们想想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，一个分管渔业的公务员，在浔阳的日子应该过得不错，至少有鱼吃吧。但是，陶侃家没

风吹麦浪的时节

□ 屈绍龙

群的麻雀在地面上寻找食物，叽叽喳喳地在交谈，曲调就是从那里飘出，传往四面八方。首先传出的，是两声嘹亮悠长的声音，然后声调转而减弱，最后以柔弱的声音结束。这是一首完整的歌曲，但我们能听到的，通常只是其中的几个音符。因为那些微弱的部分，已经消逝在风里。

它们的歌声是那么朴实无华，又是那么随意，富有亲和力，完全是出自本能而演绎的美妙曲调，是大自然中最特别的一种声音。碧绿的草地、坚硬的岩石、腐朽的树木、广阔的田野、安静的羊群，再加上披着晚霞的山坡，所有一切都被包含在它们的曲调之中。至少，这是鸟类能够完成的事业。

夜温暖，风在轻轻地荡漾；夜静谧，麦子在微微地晃动。也许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吧，因为这样的安静之中总是孕育着不安静。果然，麦子之间开始在窃窃私语。一棵麦子与另一棵麦子打招呼；地边沿上的一棵麦子，孤零零地站立着，焦急地寻找着伙伴；靠里侧的麦子，则纷纷展现出叶片。原来如此，我们人类用声音打招

呼，麦子们却用这种方式，传递讯息。

云层之外隐约传来叫声，似乎是远处的一条狗在叫。整个世界竟然都把耳朵竖起来听那个声音，这真是让人难以理解。没过多久，那声音近了些：是鸽子的叫声。虽然还看不到，但越来越近了。天渐渐黑了，麦穗逐渐消失在暮色中，然而麦穗上面的水珠却在闪闪发光，尽管天越来越黑，它们却始终晶莹无比。水珠从天空中取来光，照亮黑暗的田野。

鸽子出现在低空中，像是一些不规则的几何图形。它们时而落下，时而升起，时而随风鼓起，时而被风压下，时而舒展，时而收起。每一双扇动的翅膀都在跟风角力。鸽子群最终消失在天空中，我知道，当最后一只鸽子消失时，它们的影子也随之不见了。

整整齐齐的麦田摆在辽阔的大地上，仿佛一块块墨绿色的翡翠。麦田是村庄宝贵的财富，是大地积蓄的精华。风吹麦田，麦田摇荡，麦浪把幸福送到村庄。

如果此时摘下一两个麦穗，用手轻轻地将它揉碎，就能闻到一股属于麦子的清

香，果然勾起我们对往事的回忆：从前，麦子花开时节，我们跑到广阔的麦田边撒野，累了，饿了，就摘下麦穗，用手轻轻揉，揉啊揉，不停地揉，不一会儿，嫩绿的麦粒，就呈现在手掌心上，于是，也就有两个相对称淡绿色印痕，不管吃相如何，就一口吞了下去，真是痛快极了！爽口的味道，是进入肠胃反胃而来的，一股清香味妙不可言。

此时此刻，我似乎觉得自己正在缩小，最终变成一粒饱满的麦粒，想要对着那个不认识的好朋友绽放。他是一个很好的人，只要他来了，我行动中遇到的所有阻碍都会烟消云散。

如此这些美景，令我心旷神怡，我的耳朵里“早晚”之声络绎不绝。一阵麦子的清香扑鼻而来，我忽然觉得，这难道不是最美的地方吗？我何必还要四处寻找呢，没有必要了。我坐在身旁的树根上，倚靠着树干，抬头望着温暖的太阳。令我魂牵梦绕的那一刻终于来临了：一直以来都落在最后的我，最先进入了美轮美奂的新世界。

非常文青

没有一朵云需要理由

□ 蒋 硕

下班回家，我牵着一朵云到公园散步，它忍了一天终于排泄阴霾，心中顿时晴朗。

平常我上班，云自己在家挺无聊，我怕它失智，怕它煤气忘记关、怕它从天花板摔下来，我装了摄像头，连线到手机，监视一朵云。

云无聊的时候在家分裂，像我的精神。云有时躺在床上玩小时候的模型飞机，像童年时的我一直想飞；有时云从阳台飘出去，跟路口的菩提树聊天，边聊边在心里掉叶子；有时云一个人去逛农贸市场，它发现自己像海绵不断吸收各种生物和非生物的体味，有一种昏眩的感觉。

我回家时，云陪我看电视，它像懒骨头或抱枕，让我感觉人生是温柔的；在我鱼汤时，它也会挤一些雨滴到我的杯子；我心情不好时，它加了一道闪电，像高粱。

云有时也会进入我的脑海说故事：从前有一朵云……辛勤劳作，白天陪伴蓝天、傍晚陪伴火气很大的夕阳、夜晚陪伴月亮；有时陪伴盛夏，有时陪伴严冬……我插嘴提问：“所以，你以前的工作类似打工？”云自顾自地讲述：每当偶尔休假，跟着纸鸢四处走走，或者独自闲晃，思考着过眼云烟的日子。

某日下午时分，云查些云端信息，给我留了字条，说要离家一阵子。我立刻上网发信息给它。

“为什么要走？”
“没有一朵云需要理由……云不应该停留，它是跨语言、跨国界的，好吗？”云巴拉巴拉一串信息。
“不陪我？”
“云不是来陪伴的，我一直想跟你澄清，云应该被仰望的呀。”
“我会很寂寞……”
“……”云离线了。

自云走后，我日子过得轻飘飘。我日复一日上班下班，电梯按上按下，直到有一天我恍恍惚惚直接穿过办公室的透明玻璃门，那瞬间同事抬头惊见一朵云沿着走道向大家道早安，朝办公室飘进去，打开电脑，却呆呆靠着椅背望向窗外那些离家远行的云。



流年碎笔

成家，再后来调到偏远乡镇工作，回家赶山的机会越来越少了。当忽然觉得赶山不如陪俺妈聊天儿的时候，俺妈已经卧病在床，讲话口齿不清了。从那年山会开始，我再没有上过山。卧床数年以后，俺妈去世了。赶山的日子，我还是不上山，跟俺爸在家喝茶聊天儿。

去年端午节，俺爸在住院近两个月之后还是没有挺过来，走了。在他住院之前一个多月，我和俺弟到处求医问药，没时间也没心思惦记赶山这回事。老家儿走了，似乎把老家也带走了，忽然明白了，为什么胶东人把爹妈称作“老家儿”。老家儿不在了，心空落落没个着落，过年过节也不再有着往老家赶的心情儿。然而，我亲历的古现山会的前世今生，积淀了太多的情感，承载着我的乡愁，对于山会，我是向往的。在这没有父母的日子里，赶山成了我对逝去的岁月最具形式感的纪念。

看完了欢天喜地的节目汇演，观摩了书画、剪纸、根雕、葫芦漆画烫画、阴主文化、鲁菜文化等展台，一眼看到二嫂在胶东大饽饽展台和人说话儿，这位曾参加烟台市广场舞大赛的高手，

刚才和俺村另外十一位女舞蹈家表演了舞蹈《中国梦》，脸上红粉犹在，满面春风。看到我，她颇为惊喜，不是说不回来吗？他婶妈呢？我说，原来是没打谱，早上才决定的。知道俺哥上班，我让同学陪着。

好歹说服二嫂不再坚持去家里吃饭，我们在山上转了半天找到了凉粉摊儿，和以前不一样，摊主们都不备碗，只能买回家撮弄。我说，凉粉儿五块钱一斤，能弄两碗，咱小时候一毛钱一碗！同学说，咱小时候东西便宜，可再便宜咱也没钱买，一年到头“地瓜饼儿吃不停儿”。现在都吃喝钱毛了物价涨疯了，可大鱼大肉却吃得起了，甚至都吃够了，开始五谷杂粮绿色环保原生态了！

去饭店吃了饭，王同学要留我晚上看戏，我说要回家和两个外孙玩儿！同学感叹一声，隔辈儿亲啊，姥爷幸福啊！接着又感叹，最幸福的还是现在的孩子们！我说，是啊，他们生在了好时候！

被历史遗忘的伟大母亲

□ 魏 新

鱼吃。

当年陶侃刚当了鱼梁吏的时候，曾经派人给母亲送了一坛糟鱼，孝敬母亲，你看，别的咱没有，糟鱼是没问题的。但是，他母亲把糟鱼封好了，让送鱼的人拿回去，退给陶侃，还写了一封信：“你身为官吏，本应清正廉洁，却用官府的东西，作为礼品赠送给我，这样做不仅没有好处，反而增加我的忧愁。”

陶侃连给母亲送坛子鱼，母亲都不要，那他还敢往家拿什么东西吗？所以，特别清廉，到了需要请客的时候，母亲把头发剪下来，在大雪之中，换了酒菜。

大雪之中，母亲剪断的黑发，为陶侃奠定了前程，这个母亲我觉得确实不容易，值得我们记住。

陶侃后来有个曾孙，大家可能比较熟悉，就是陶渊明。这位母亲是陶渊明的高祖母。

还有一位母亲，也非常值得一说。东汉时期，有个叫范滂的名士，此人很有气节。当时党锢之祸，宦官跟文人来回地掐。宦官得势了，就要灭了这些不听话的文人，抓了很多当时的名士，如李膺、杜密。

等到要抓范滂了，派去抓范滂的人是汝南的督邮，相当于省司法厅长。这个人

平常很仰慕范滂，不愿抓，又不能不抓。这督邮在驿站的传舍里，关上门，手里抱着皇帝的诏书，跪到床上大哭，我怎么能让抓这样的名士呢？下不了手。

范滂听说之后，就主动去县里自首，意思是知道你来抓我，别让你为难，好做事好当官，把我抓走就行了。结果县令听说之后，大吃一惊，把自个这印解开，公章不要了，官不当了，你不是来自首吗？别，快跑！我不干了，跟你一块跑！范滂说这不可行，我不能连累你，你得抓我，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让我去跟母亲告个别。

范滂见了母亲后，说我马上就要被判死刑，不能尽孝，还好，弟弟可以给你养老，希望您不要过于难过。

范滂的母亲表现出了超人的气度，说，李膺、杜密这样的名士都被杀了，你能和他们齐名，死亦何恨！没有什么遗憾的。

东汉是一个名士辈出的年代，我觉得名士的背后，正是有这样有气节的母亲。或许，我们参照下当时另外一位名士的经历，就更能理解范滂母亲的伟大和善良。这位名士叫张俭，同样是在党锢之争中被通缉，他选择了跑路。结果是什么呢，由于他名气很大，粉丝众多，不管跑到哪里，只要天一黑，随便敲开一家的

门，户主肯定久闻他的大名，并且义不容辞地收留他。因此，张俭留下一个成语，叫望门投止。

但是，很多人都因为收留张俭，犯了窝藏包庇罪，导致家破人亡。但是，他粉丝实在太忠诚，明知家破人亡，还要收留张俭。

比如说，有一次，张俭逃到一个叫李笃的人家里，县令听说之后，带兵来捉拿，李笃就说对县令说：“张俭知县天下，您难道能忍心把他捉去吗？”结果，这县令站起来，抚摸着李笃的背，深情地说，你知道不，一个人做君子是可耻的，一个人玩仁义是可耻的，要做君子就一块做，要玩仁义就一起玩。

说完，县令转身走了，人也不抓了，官估计也当不了了。

根据记载，为保护张俭，被处死的人有好几十，张俭最后活到八十四，寿终正寝。

我觉得，生命都是平等的，为保护一个人，而牺牲那么多人，不管这个人名气多大，有多少成就，甚至可能会创造多少价值，都不值。

每一个生命都不是为了别的生命而存在的。

所以，范滂的母亲支持范滂那样做，更显得伟大。